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與中國教會的合一

張春申

中國教會的分裂已是不爭的事實，爲此不需重溫歷史分析內涵，否則教宗自己不會最近多次呼籲合一。而且他的語氣也愈來愈強，甚至要求有關人士爲此作精神準備。本文並無新意，只是收集一些資料。爲了有些次序，分爲三段。一、教宗一九九五年的呼籲，二、回應教宗的聲音，三、教宗一九九六年的再呼籲。

一·教宗一九九五年的呼籲

這是一九九五年一月，爲了多重大慶，教宗若望保祿二世蒞臨菲律賓賓馬尼拉，當時中國教會代表成了各界報導的焦點，在此不談。在亞洲真理電台建立之銀慶典禮上，教宗發表「致中國天主教友的簡短文告。」（註一）教宗非常瞭解中國教會現況，指導中國信徒在國家中表現同胞愛，要



求他們「在基督信友團體中表現諒解、尊重、寬容、原諒與修好；這樣的愛就是在社會生活中表現服務，忘我，忠誠，勤勞，正直和公義的態度。然而真正的愛不能與真理脫節。」（註二）教會內的修好導致為社會服務。

教宗表示基督信徒的愛與在國家中的同胞愛是密切有關的。繼而由修好，教宗解釋教會的合一，他說：「合一不是世間政治的成果，也不是隱晦玄秘的心意，而是全心的歸依，也就是真心誠意服膺基督為教會永存不替的原則。其中尤其重要的是教會所有各部份與其有形可見的基礎、磐石伯多祿的實質共融。為此，一位天主教徒若要保持這身份，並期望他這身份得到承認，就不能擯棄伯多祿繼承人的原則。」（註三）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已經足夠清楚表示中國教會分裂的焦點，不過他也知道實況，所以他繼續說：「我從中國各地的教會團體接到的信仰見証及忠貞訊息何其之多！主教，神父，修女和一般教友重申

他們與伯多祿及普世教會不可動搖的完整共融。」（註四）

馬尼拉的簡短文告引起的回應，下段再說。修好與合一於是成為許多信徒，尤其中國信徒祈禱與思考的對象。教宗自己似乎也念念不忘。同年八月接見台灣地區中國主教團的談話裡，其中一段重複提出共融與合一。

首先，教宗整體性地承認中國教會與普世各地教會在信仰上的合一，他說：「在我一方面，我知道在中國各處的天主教團體，他們與其他地方天主教會在信仰上合一，為教宗祈禱，他們以此方法概括地承認伯鐸職務特質是基督對其教會所願的重要觀點。」（註五）這已可以發現教宗知道有關這個信仰上的焦點，中國天主教處在特殊的情況之下，似乎具有限制。

繼而，在談話中教宗如此表達大陸天主教內的局限。他說：「可是大部份中國天主教友，正是為了完全忠於此而生活，曾選擇了受苦及緘默的途徑。

以深切的熱愛，我們的心轉向這些兄弟姊妹，他們忍受大的困苦，我們對他們慷慨和英勇的榜樣表示感謝。」（註六）然而他也關懷另一小部份的人，他說：「我們希望並祈求其他的教友也要以重振的信德和力量，致力於與普世教會和伯鐸的繼承人，有圓滿的共融及合一。」（註七）

在此，我趁這個機會，請讀者注意教宗用了「圓滿的共融與合一」。一九九五年四月，我曾在《鼎》雙月刊第八十六期中發表了「中國大陸的官方教會還能稱為天主教（公教）嗎——對中國大陸官方教會的結構與制度的神學反省」（註八）讀懂該文的人，尤其注意「文前聲明」的人，應該知道一個「問號」，不一定只有「是與非」的回答。天主教包含豐富的要素，有些要素可能並不圓滿地保存在一些自稱為天主教的團體中。

二· 回應教宗的聲音

一九九五年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有關中國教會的

修好與合一的呼籲，的確是引人注目，各地都有回應；然而今日似乎有些退熱。本文不擬廣泛探討，只是以《鼎》雙月刊第九十二期的三篇文章為例，略加綜合。

留學在外的王延道修生在「中國大陸天主教會的分裂與合一」（註九）一文之中，根據實際情況把一個教會分為三個方面，即地下，地上與官方。有關教會的分裂，王君認為基本上一般教友，無論屬於那一方面，幾乎都不關心，他們只是「恭敬天主，救自己的靈魂而已。」（註十）為此主要的關係人是聖職人士。而且他也認為政府當局承認的地上教會中，許多主教「身在曹營心在漢」，其中一些主教已取得羅馬教廷認可。神父則絕大多數在言語行動上沒有相反聖教會信仰原則。（註十一）王延道對地上教會的主教與司鐸，只是責之以沒有公開維護和表達聖教會正確的信仰內容。（註十二）所謂官方教會，在王文中是指的堅持獨立自主辦教會，他們不隸屬於羅馬教宗的領導，帶領教友

走愛國愛教的道路。不過他們究竟有多少人呢？「主教當中有言論和行動的我粗略估計不超過三份之一，司鐸及教友的人數亦不多。在這些人裡面，有些主教神父是結了婚的，但卻被利用來控制教會，以高官厚祿的方法使其為政府效力。而其中的所謂教友，有一些為國家幹部編制，以愛國會工作人員的身份從國家領取工資。根據大量事實我們可以說，愛國會成員中不乏並不熱心信仰生活的掛名教友，有些甚至很少進教堂參與聖事。但是，正是這一系列的人在公開教會內發號司令擺佈教會。他們把持著三大組織的領導地位，以整個公開教會的名義發表聲明和文件。然而，除了他們自己以外，絕大多數的神職人員並不認同他們的言論。也就是說，他們以整個公開教會的名義所做的一切，並沒有堅實可靠的信眾基礎。」（註十三）

王延道對於地下教會的完整信仰非常肯定，認為「才是我們聖教會在中華大地上的堅實基礎，同時也是修和與合一的重要方面」（註十四）那麼他

對修和與合一又有甚麼意見呢？

如果我們沒有懂錯，王延道修士好像要說：第一「我們必須對其（筆者按：官方教會）相反信仰分裂教會的言行予以嚴厲的批評和徹底的揭露，使地上地下的教會都更加認清其反動本質和醜惡面目。」（註十五）第二：「地上教會正是我們所說的修和與合一的對象。」（註十六）第三：「而地下教會……同時也是修和與合一的重要方向。」（註十七）至此，我們不能不問：王延道修士所說的「我們」究竟是誰？好像中國教會他分的三個方面都不是。那麼怎樣修和與合一呢：怎樣可能？

無論如何，三篇文章中對於修和與合一說得最為具體的還是王文，雖然摸不清「我們」是誰。至於他繼續寫的「修和的基礎」與「合一的障礙」二段並無實質的重要思想。（註十八）下面我們還要回顧王文。

在同一期《鼎》中刊出我介紹給編者的出自老漁翁著的「看得真些，愛得深些！」（註十九），

這是一篇分析中國教會現況與內部關係以及外在環境，非常周詳的資料。

老漁翁雖然深深知道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的呼籲，（註二十）竭力回應，但是他不得不說：「……聽到教宗充滿愛的呼聲，一面對忠貞教會表示深情的關懷與熱愛，一面對官方教會慈詳地寄予厚望。很明顯，教宗要我們不光祈禱，還要行動起來，大家都要在真理中建築愛的共融。依照本文前部份所述的各種合一障礙來看，要問題最終解決，只能等待天主指定的時刻，但雙方不妨先將消極的因素消除，同時盡可能播下一些積極的種子，逐漸促成某種合一應該是可取的。要將雙方的怨結消解，只能以基督灼熱之愛火來處理，切忌以紅衛兵式的鬥爭來解決。」（註廿一）

老漁翁的確提出消極因素的消除和「積極的種子」，有助於「某種」合一，值得讀者參考。（註廿二）但是爲他修好與合一，「只能等待天主指定的日子。」他自己撰文之後不久即已逝世升天！讀

完全文的人，一定瞭解老漁翁指出教會分裂的客觀因素，因此最後他寫說：「我們前面的歷史進程變數千千萬，但常數祇有一個：『你們放心，是我，不要怕！』（瑪十四：27），統殿宇宙巨掌，誰堪與之抗衡？風雲可能是這樣或那樣，但結局祇有一樣：基督必勝！」（註廿三）

中國年青司鐸葉生的「中國教會的修好——文化和神學反省」比起上面二篇文章便難讀得多了。這在另一篇他的「我們理解——讀中國大陸的官方教會還能稱爲天主教（公教）嗎？」有感」（註廿四）中，我早已領教過了（註廿五）。葉生年青力壯，思想豐富不免複雜，因此不易清楚確定他的修好之道以及合一所指。但是我們還可提出一點意見。

首先，葉生將修好與合一分開，或說「先修好，後合一」。或說「修好是合一的基礎」，似乎不很妥當。二者該是一個運動或行動的兩面。圓滿的修好即是圓滿的合一。（參閱弗二：11-22）雖然是兩

個理念，指的是同一行動。葉生引證瑪五：25，以及其它幾段修好經文，並不排除雙方已在合一中。耶穌祈求信眾合一（參閱若十七：20-22）也不排除需要同時修好（註廿六）。

由於葉生處理的「修好」範圍極廣（註廿七），同時對於「合一」的意義又不確定（註廿八），「全面實質性合一」（註廿九）何指？甚至教會內修好與合一之後，還有其他的修好（註三十）……因此我們只能放棄應用他的論文，因為他的思想複雜，與前面二篇不同。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對此的思想容易瞭解得多了。同時，假使一定「先修好，後合一」，修好範圍又如此之廣，教宗呼籲的合一簡直似乎緣木求魚。然我們還有另外一種聲音值得聽聽，它來自韓潛主教。但是開始介紹之前，我對葉生的自「文化和神修反省」來討論中國教會的修好，覺得「我自己無能處理，也認為如果認真的話，需要集合專家成立研究小組才能好好處理，但是大概也無法圓滿地完成作

業。」（註卅二）這段話我曾向他在類似的情形下說過。至於他的「我們對主的回應」又似乎說教多了一些。大概都是受到他極廣的修好範圍的影響之故。無論如何，一位青司鐸，如此有心，值得鼓掌。

至於韓潛主教，首先以「一位教授的設想」（註卅四），繼而以「韓潛主教致全國主教、教區長函」（註卅五），發表了他對中國教會「一棧一牧」的合一構想，雖然不能直接稱為回應教宗若望保祿的呼籲，不過的確與合一有關。兩文稍有出入，基本態度不變，他提議「全國各教區主教、教區長（無論是政府承認的，或未承認的）……公開宣佈：同歸一棧，共屬一牧。誓做忠實的基督門徒和中國公民。……召開全國主教會議，討論在中國落實第二屆梵蒂岡大公會議，制定具體措施。」（註卅六）唯一在兩文之間的差異，前文尚說：「在中國處理和解決中國天主教的一切事務，而不在梵蒂岡，但要在教宗私人代表領導下。」（註卅七）不過我們以後文作為韓潛主教現有的構思。他不再

需要教宗代表了。

在此第二段之終，我們撇開葉文，把其它三位的修好和合一的想法綜合一下。簡括爲三點。

(一) 韓潛主教直截了當，建議所有主教公開宣佈一棧一牧。然後共謀落實梵二大公會議。

(二) 根據老漁翁，在現在政府的宗教管理下，「無論政府承認的，或未承認的」主教不可能在一起實現這個理想，即使雙方具有誠意。爲此只能等待「天主指定的時刻」。

(三) 王延道三個方面的分析指出問題出在他所說的「官方教會」，他們是少數，主教中不超過三分之一，司鐸與教友人數更少。其它兩個方面：地下教會是修好與合一的重要方面；地上教會的主教與司鐸只在沒有公開維護和表達聖教會正確的信仰內容上失責而已。他們是修好與合一的對象。

如果將三點協調與整合，似乎地上教會與「官方教會」，該有集合在一起的可能與機會。只是王文所說的「官方教會」把持著二大組織的領導地位。

三大組織按王文是天主教愛國會，主教團與天主教教務委員會，另一方面，他們人數不到三分之一。韓潛主教的建議似乎在這類的集會中，更有實現的可能，問題在於超過三分之二的王文所說的地上教會主教公開自己維護和表達聖教會正確信仰內容了。當然人們會問客觀環境是否允許，以及其後果又是什麼。但是韓主教卻無此顧慮。而我們如此根據資料綜合，至少對於教宗的呼籲，表示「在絕望中仍懷著希望」（羅四：18）的心態。

三·教宗一九九六年的再呼籲

這是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三日東亞傳教宗徒方濟各·沙勿略慶日，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私人小堂舉行感恩祭，同時紀念六位中國主教在羅馬伯鐸大殿祝聖七十週年，以及中國教會聖統建立五十周年時所發表的一篇致詞，內容非常豐富（註卅八）。我們摘錄數節與本文極有關係的話，然後綜合起來，對於教宗若望保祿二世與中國教會的合一略述感想。

由於是紀念的性質，教宗這次已經轉為較多直接面對中國主教。

這兩樁極其重要的事件在身為普世教會牧者的我的心裡引起了一感想，是關於與以伯多祿的繼任人為首的主教團完全共融的主教們，在『中國的教會』中當前意義與任務這問題的一些想法、一些渴望、一些意願。（導言）

即使在極其困難的時期，在中國的天主教會也不曾動搖她的忠誠。許多牧人和平信徒，既是基督的忠貞信徒，又是國家的真誠公民，始終將真理和生命的保證，寄託在與伯多祿的繼任人羅馬教宗和普世教會牧者的具體共融上。

（2號）

今日所有中國天主教徒，也都要堅持他們所接受的信德，不可與……不符合教會觀念妥協。（2號）

我知道，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天主教會，雖然有其苦楚及其特有的經歷，卻願意是個真

正的天主教會。那麼，自然應該與基督，與伯多祿的繼任人，與普世教會，特別通過與聖座共融主教們的服務，而保持合一。（3號）

主教在被祝聖時，接受了主教職的聖寵和責任。所以作為牧人……主教又應當是自己所宣認的和宣揚的信仰的第一個見證，甚至流血捨生，也在所不辭，正如從前宗徒們和歷史上，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國家的許多牧者所表現了的。（3號）

你們，作為基督的代表和使者，自主而不為任何地方權力所左右的主教們，你們有責任引導你們的羊群，為慶祝救主誕生二千年禧年的來到，作精神上的準備，除了致力於完全的共融和有形可見的合一之外，還有什麼奉獻給救主基督更好的禧年禮物嗎？（4號）

在教宗若望保祿二世豐富的致詞中，我們摘錄以上數節，旨在連接本文第二段之末有關修好與合一懷有的心態，它基本上有求於三分之二多的主教，

對於「一牧一棧」，如同韓潛主教建議，公開宣佈，應用教宗的話與政府交談。他說：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儘管放心。一個基督信徒能在任何政權下度他的信仰生活。他所要求的，不過是依照自己的良心和信仰而生活的權利，受到尊重。因此，我曾多次對別的國家的領導說過，現在對這個國家的領導再說一次，不要怕天主，也不要怕祂的教會。相反，我恭敬地請求他們，為的是尊重每一個男女天生權利的真正自由，也讓信仰基督的人對自己的國家的進步越來越多地貢獻他們的力量和才能。在國際團體中，中國有一個重要的角色要去擔任。這方面天主教徒的作用是很可觀的，他們極其樂意慷慨地提出他們的貢獻。（7號）

面對公元二千年禧年，教宗這篇致詞可說是「自己所宣認的和宣揚的信仰的第一個見證。」作為普世教會的首牧、主教團的首領，他誠懇與正直地

宣告他的想法、渴望、意願。韓潛主教的建議似乎提早反映了教宗對中國教會合一的期待。

結論

本文毫無創意，僅是收集與整合資料。其中第二段引證的文章都出於對中國大陸教會直接經驗人士之手，應該具有價值。至於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年中發表的修好與合一的言論都是直接關於中國教會。之所以收集成爲一篇文章，實是懷著保祿書信所說的希望。（羅四：18）

附註：

- 一．《鼎》85期，頁42-43。
- 二．同上，第4段。
- 三．同上，第6段。
- 四．同上，第1段。
- 五．《善導周刊》，一九九五年八月二十七日，第一版，第9段。

- 六・同上。
- 七・同上。
- 八・《鼎》86期，頁4-14。
- 九・《鼎》92期，王延道，頁36-41。
- 十・同上，頁38上。
- 十一・同上，頁37下。
- 十二・同上，頁39下。
- 十三・同上，頁38上、下。
- 十四・同上，頁40上、下。
- 十五・同上，頁40上。
- 十六・同上，頁40上。
- 十七・同上，頁40下。
- 十八・同上，頁40下-41下。
- 十九・《鼎》92期，頁21-35。
- 二十・同上，頁29上、下。
- 廿一・同上，頁29下。
- 廿二・同上，頁30-35。
- 廿三・同上，頁35下。

- 廿四・《鼎》89期，頁4-14。
- 廿五・《鼎》90期，「張春申與葉生同道交談」，頁32-35。
- 廿六・同註廿四，頁5-7。
- 廿七・同上，頁18上。
- 廿八・同上，頁45-41。
- 廿九・同上，頁7上。
- 三十・同上，頁18上。
- 卅一・同上，頁9-14上。
- 卅二・《鼎》90期，頁35上。
- 卅三・同註卅一，頁14-17。
- 卅四・《鼎》85期，頁44-45。
- 卅五・《鼎》94期，頁12-13。
- 卅六・同上，頁13上、下。
- 卅七・同註卅四，頁45下。
- 卅八・全文見《教友生活週刊》，民國八十五年十二月八日第八版。